

乡土漫笔

红薯叶，满满的回忆

□ 陈俊峰

红薯芽儿栽上了。它从肥沃湿润的红薯池到贫瘠干旱的土地，就像经历了一场变故，它需要调整和适应。这时，若遇一场大雨，那是农民最高兴的事，每棵幼苗如啼哭寻奶的娃娃，大口大口地吮吸着乳汁。当它从蔫蔫儿的到迎风舒展，便是缓过劲儿来；当有新叶长出，说明已经扎根儿。

这个时候活儿主要是锄地和施肥。施肥多在雨前，收音机捂在耳朵上听天气预报，好赶在雨前撒肥。最好的肥料是棉籽饼、芝麻饼，上到地里，红薯大又甜。

锄地是长期的活儿，一放学，扛一张锄头往地里赶。在空地拉开弓步，有草锄草，没草刮地皮，为的是培土、保墒。我母亲是好好把式，锄过地如瓦片罗列，整齐有序，还能左右手交替，且下锄精准，不会错伤无辜。我是不耐烦锄地的，弯腰弓背的，实在难捱。刚开始还能耐着性子干一阵儿，久了，累了，厌烦了，就成心朝苗上锄，接连锄掉两棵，“哎呀”两声，母亲就会生气地嚷道：“眼是出气哩？可惜不可惜？看不好好儿学习中不中？锄个地都不会，回去吧！记着火上坐水。”我便怀着窃喜回家。若是父亲在场，一脚踢我屁股上，骂道：

“好好锄，甭玩势儿。”我就老实了，继续忍耐着干。

我总觉得红薯是有灵性的，一旦安营扎寨，就像狮群一样开始拓宽它的领地。先是一株，后是一堆，而后一片，每一枝秧条如派出的一支军队，肥料便是粮草，如蛇形蜿蜒开去，向四周蔓延，拓土开疆。它们还相互接应、交织、参差，一两个月，便密密麻麻一大片葱茏。

这时多半已经放暑假，要翻红薯秧子。红薯生命力极强，须根一抓地，就能长红薯，但长不大，猪尾巴似地，这样就喝了主干上的力，截断了输送的营养，影响了红薯的产量，所以要翻秧子，这有点像平定诸侯叛乱。这活儿本来是细活儿，一条一条地拉断须根，而后甩过去，秧条便翻上来，叶子就背朝天，地里便一浪一浪的，如湖面刮起了狂风。这红薯也神奇，人给它翻乱了，几天功夫，它又摆正了，仍一片乌绿。

我清楚记得，父亲派我和弟弟去翻秧子，我俩在地里来回趟了几遭，弄得乱糟糟的，就回家了。父亲怀疑，亲自到地里查看，结果暴打我俩一顿。

暑假干得最多的活儿是掐红薯叶。挎一竹篮，或夹一蛇

皮口袋，无论谁家的地，拉起秧子来，就刷，叶子带梗儿，摁得瓷瓷实实，往家扛。人首先要吃，变着花样吃。炒红薯叶，加些葱花、蒜瓣儿，铁锅炒出来，黑乎乎的，若加上西红柿，色儿会轻些，黑亮亮的；烙菜馍，两张薄饼夹红薯叶子，刚开始叶子顶得软面突兀着，慢慢塌架儿，叶子被面饼烙熟，就成了，切成四瓣儿，卷起来，蘸汁儿吃；红薯叶儿糕，铺一层红薯叶，撒一层面，层层叠叠，上笼蒸，熟了，切成四方块儿，筷子夹起，蘸汁吃；红薯梗儿，既能炒也能生调，揭掉皮儿，脆生生的，利口。

但不管母亲变多少花样，就是不想吃。就连猪都吃腻了，叶子、梗儿煮熟了，“喀嚓喀”往槽里倒，猪撒花儿似地跑过来，拱一拱，不肯吃。母亲赶紧撒一把麸子面，猪就抢着吞几口，吞完又抬头，鼻子来回翻动，“哼哼唧唧”地叫，再撒一点，再吞几口，哄着猪吃食。

红薯叶在我们山沟沟里，就是主要的蔬菜，它养育了山里人，一代又一代。看现在的孩子们面对来自天南地北的蔬菜无胃口，但对炒红薯叶、烙红薯叶菜馍却吃得那么欢，我怎么能不生无限感慨呢？

乡村新貌

表姐家的水

□ 百元生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二表姐嫁到了潘沟村。当时家里人都反对，因为那个地方偏僻，缺水。但表姐夫人很好，又在李村机械厂当工人，所以婚事还是成了。

那年七八月间，母亲让我给二表姐家送菜，茄子、豆角、南瓜装了一布袋，一大早趁凉快，骑自行车一路走一路问向潘沟摸去。在崎岖小道上上坡下坡，拐个弯，磨个角，二十里路足足用了四五个钟头，终于在近午时分找到了表姐家。

这是一处靠崖而建/四周无邻的独院。敲开门，二表姐站在门里，迟疑地盯了我一阵，忽然惊喜地喊道：“啊！是元生吧，哎呀！你咋摸来啦？”

刚在窑洞坐定，表姐夫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，看我满头大汗，又是找扇子，又是打水让我洗。

吃过午饭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潘村到底怎么吃水。表姐夫领我站在大门前，指着南边不远处山脚下说：“那里修有一个蓄水池。”我看过二百米远，就让姐夫领我去看看。姐夫踌躇了一会儿，说路远，架不住我央求，就带我去了。哪知上一坡，下一坡，拐两个大弯，走了约半个钟头，累得我浑身冒汗，气喘吁吁。

一个蓄水池出现在我面前。这是在山脚低洼处用石头和水泥砌成的池子，池里的水是下雨时山上流下的水，水面上漂着一层杂草，还有几粒黑色的羊屎蛋。我迟疑地问：“咱们家吃的水……”姐夫点点头：是，全村人吃用的都是这池水。回来的路上，姐夫又补充一句：“祖祖辈辈吃用的都是天雨水。”我装作满不在乎地接话：“不干不净，吃吃没病。”

打那次起，我没有往表姐家去过。记得表姐夫往我家来过几次，有两次带着红薯，一次带着小米。以后往来渐稀。

伊滨区开发建设，万安山成了旅游景区，风景怡人，游客络绎不绝。潘沟村的大路修通了，房子也建得很漂亮。但我常想表姐家的水怎么样了？

那天，二表姐坐着孙子的车突然降临我家。数十年不见，年近八旬的二表姐看上去很精神。大孙子掂了个沉甸甸的口袋。二表姐说：“知道你们现在不种地了，来也没啥好东西带，觉得红薯小米粉条怪新鲜。”

随后，表姐从包里拿了一瓶水，放在桌上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俺村里的自来水，我特意给你带的。”

我想起来了。四十年前去给表姐送菜，中午吃了一大碗红薯蒜面条，饭后我和姐夫出去看水源，表姐在家烧好开水凉着，可是我回来后，忍着口渴，一口水也不喝。

“我知道你是嫌水脏。可那么热的天你一口水也没有喝，一直叫我难受。我们村有深井水好几年了，今天啊，姐给你捎来一瓶，拿个碗，你尝尝。”

我笑了，端起碗喝了一口，慢慢地品：啊，山下的深井水真甜啊。

奔向小康

来福哥脱贫记

□ 少波

来福哥是我堂兄，虽叫来福却福难来。他父母过世得早，家里也没存多少钱，懒散使他家成了全村有名的贫困户。

10年前，妻子与他离了婚，还带走了唯一的儿子。孤身一人的他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既不出打工，也不在家干活，养了几只斗鸡打发日子。很快，捉襟见肘时，连买两个馒头的钱都拿不出来。好在他有4个出嫁多年的姐姐经常救济他，乡邻亲友见他可怜也时不时给他一些钱物，他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。

3年前的春天，驻村扶贫干部老宋来找来福哥，与他促膝长谈，讲党的扶贫政策，帮他制订脱贫计划。一次次的鼓励，如一股暖流温暖了他的心，点燃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。就在那年的3月16日，他在老宋的帮助下领取了8000元扶贫贷款，买回了4只山羊，干起了养殖业。

放羊、养羊，看似简单，真正干起来却不容易。羊要吃草，一年到头，不论寒冬酷暑、刮风下雨，天天都要赶着它们到野外；回来之后，还要给它们饮水喂料，清理圈舍。此外，母羊每年都要下一窝小羊羔，母羊和小羊羔更需要精心照料，每天早晚还要挤羊奶给用户送奶。就这样，起五更打黄昏，从早忙到晚，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。

说实话，刚开始时，来福哥确实受不了那苦和累，他真想把自己卖掉不干了，但是想到老宋的帮扶，想到乡邻的期盼，想到自己的脱贫誓言，最终，他咬紧牙关坚定地干了下去。

3年的辛勤劳动与不懈付出，终于换来了“羊羊”得意的收获。养羊第一年，来福哥售出大羊6只，新增存栏6只，再加上产奶收入，当年纯收2.3万元，全部还清了贷款；第二年创收3.6万元；第三年创收则高达4.5万元。

随着经济收益的不断提升，来福哥从土坯房搬进了亮堂堂的新房，又购置了新手机和电动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发了“羊”财的来福哥在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，不仅在村里修路时捐款5000元，还将出栏的6只山羊以最低的价格卖给村里3家贫困户，并免费向他们传授养殖技术，帮助他们脱贫致富。

谁能想到曾经受人耻笑的来福哥，如今已经成了村里令人羡慕的养殖致富“领头羊”。前不久，县里为他授挂的“脱贫光荣户”奖牌既是对他脱贫致富的祝贺与鼓励，更是期待他努力加油干，早日奔小康。



伊滨乐道

刘冰 摄

一方水土

豫西板胡王

□ 杨群灿

郭正官(1933—2002)，伊滨区李村镇油赵村人，自幼家贫，从小寄养在李村北后街外婆家，外婆家供他生活、读书，直至长大成人。

郭正官从小就喜欢戏曲以及与戏曲有关的文艺演出，镇上哪里说大鼓书，唱曲子戏，唱海神戏，唱高跷戏，演京剧，观众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
他不仅学人家唱戏，更是对伴奏用的孩子产生了浓厚兴趣，他曾用麻秆、玉米秆、高粱秆做弦子，拴上两根马尾就拉起来，自得其乐。上初中后，他拥有了第一把孩子，在李汉三的指点、启发下，积极学习，钻研琴艺，成为学校文艺活动的骨干，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讨教拉弦的技法，为了多学一点，不惜替人家干些体力活。1952年高中肄业后，他回镇上小学教书，兼带音乐课，别的老师上音乐课教学生唱歌，他拉弦子教学生唱戏，在当时引为笑谈。

1954年，洛阳县在白马寺成立新生豫剧团(今洛阳市豫剧团的前身)，郭正官凭着一定的演奏基础和对戏曲的热爱，被调任该团拉板胡。未几，任乐队队长兼音乐设计。

此后，他接触了许多同行，经常研讨切磋，不仅板胡演奏技艺大进，还熟练掌握了五线谱的记谱方法。有了灵感，他会立马坐到桌前，铺开纸张，进入忘我的音乐创作中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常常熟视无睹，过后才跟人致歉。

正是因为专心致志、勤奋钻研，1958年，郭正官就获得了河南省“青年乐师奖”的殊荣。除了一些传统戏曲，剧团还陆续编排了不少新戏，郭正官为古装戏《西湖恨》《孙成打酒》《绣襦记》《花轿错》及现代戏《父女之间》《龙江颂》等30多个剧目进行音乐设计，其中有10多个戏在电台播放，为改进豫西调唱腔做出了贡献。

河南省组织各地区戏剧汇演，为常香玉操琴的琴师王冠军对郭正官的评价是“弓法娴熟，善于帮衬”。1975年郭正官随河南省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戏剧调演，主拉板胡，表现突出，为河南戏曲争了光，王冠军被称为“河南头把弦”，郭正官则被冠以“豫西板胡王”名号。

郭正官不光使自己的板胡演奏光彩照人，还非常注意临时要隘，该让时要让，让其他乐器一展风采，以此美化唱腔，表现得如小桥流水、斜风细雨，时而如江河奔流、大浪淘沙，表达感情细腻，富有激情；他还善于根据剧情发展、感情变化而“学舌”，模仿唱腔，传递情绪；还能诙谐地模拟出鸟嘶声、人的欢笑、哽咽抽泣等音响效果。业内评论郭正官的演奏：手腕灵活，用弓平稳；力度均匀，音色纯净；百听不厌，回味无穷。

1983年，正值壮年的郭正官调往义马矿务局豫剧团任副团长，但仍操琴伴奏。每逢回洛阳，一帮票友和学生都要邀请他到河西广场玩儿，票友们唱了几段戏后，照例要求郭正官单拉几曲听听“过瘾”，他也不推辞，拉开架势，但听得琴声时如小桥流水、斜风细雨，时而如江河奔流、大浪淘沙，表达感情细腻，富有激情；他还善于根据剧情发展、感情变化而“学舌”，模仿唱腔，传递情绪；还能诙谐地模拟出鸟嘶声、人的欢笑、哽咽抽泣等音响效果。业内评论郭正官的演奏：手腕灵活，用弓平稳；力度均匀，音色纯净；百听不厌，回味无穷。

正是因为功夫扎实、经验丰富，郭正官还练就了一手“救急”的本事。有一回，剧团到伊川县演出《大祭庄》，郭正官妻子刘淑敏扮演黄桂英，那段重头戏“婆母娘且息怒”刚唱两句，琴弦突然断了一根，前几排的观众看到了，替琴师捏了一把汗，担心会冷场，结果，郭正官面对意外沉着应变，硬是凭借娴熟的指法弓法，用一根弦把长达8分多钟的整段唱腔伺候了下来，赢得观众连连喝彩。

郭正官2002年因病去世，享年68岁。

诗作

咏荷一组

夏荷

□ 王延峰

一点朱唇一缕香，半藏玉面半遮凉。
日狂燃锦罗云绣，风帘惊荷染翠塘。

初夏就莲池

□ 郭育涛

日光艳艳池清浅，菡萏亭亭叶翠圆。
嬉戏金鳞忽沉去，涟漪遗落一圈圈。

夏荷

□ 杨娟霞

幽亭风静粉妆浅，鸣动裙裾珠蕊藏。
一顾魂痴难举步，四时清影入兰堂。

荷颂

□ 卫宏胤

洛城闲客笑携琴，柳岸曲塘堪自寻。
明月蛙歌应合盖，淡风鱼戏最怜荫。
淤泥不染尔高志，空节可呈余净心。
一是凛溪命君子，便称清雅到如今。



兄弟之间

丝瓜门

□ 松树

丝瓜藤儿几乎爬满了一面墙，黄花纷纷吹喇叭，一群蜂儿嗡嗡唱。

谁来到大成家，都会先被这面花墙照亮眼。大成说，想要丝瓜随便来摘啊。

墙那边是二成家，一道月亮门将两家连成一家。说起兄弟亲情，街坊总是拿这两人当榜样，但自从两个媳妇恶吵了一架后，这道门就显得多余了。大成媳妇逼着大成用砖把门垒起来，大成说没砖呀，最后沿着墙种了一排丝瓜。

丝瓜藤抓着绳子向上爬，月亮门前那两棵却不知为何没有发芽。藤那么旺盛，翻过墙又垂下去，月亮门也挂上了绿门帘，风一来就摇摇。门旁边的藤叶再探探手，门那边就影影绰绰看不清了，门也被两家人忽视了。

麦天里，家家都把麦子摊在平房上晒。那天，大成看了天气预报说下午有雨，早早就把麦子收起来了。二成家的麦子还在平房上摊着，俩人去媳妇娘家帮着收麦了。

风来了，云起了，丝瓜叶簌簌响。大成站在院中看了看天，然后从丝瓜门里挤过去，上到二成家的平房上，把麦子攒到一起，用塑料布盖好。下来后他站在院中，看了看二成家这边的丝瓜藤，一片片叶子在风中像兄弟一样嬉戏呢。

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的时候，二成两口子急急忙忙进了院子。上到平房上，他俩愣住了，往大成家看了看，只看到墙上的丝瓜叶在风雨中摇摇。

大成媳妇阴着脸不跟大成说话，大成只当没看见。他从街上回来，提了几斤鸡蛋，笑着递给媳妇，这是二成媳妇给你的，说还是哥嫂亲，要不粮食都叫雨冲跑了。媳妇恨恨地说：她还记得哥嫂的好！厨房里弥漫着炒菜的香气。

丝瓜顶着花儿，一个劲儿地长，多得吃不完。大成摘了一盆，给坐在家门口说话的邻居们分，也给了二成媳妇几个。他对二成媳妇说，你嫂子说，丝瓜那么多，不吃就老了，墙上的丝瓜你多摘点儿啊。

黄花落着开着，一茬儿又一茬儿。翻墙而去的黄花也结果了，月亮门上垂着一个一个顶着黄花的碧玉棒。

秋天，大成带回一小袋花生，说咱家花生还没出呢，二成媳妇叫咱先尝尝。媳妇说，咱不欠她的，把咱刚买的苹果给她送去些。大成说，好啊！还是你这当嫂子的有大样儿！

隔着墙，二成媳妇就听见大成在那边喊：你嫂子叫我给你送些苹果！你们刚从地里回来，先吃苹果解解渴！

吃饭的时候，大成媳妇朝大成撇撇嘴，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偷偷去给二成家出花生。大成嘿嘿笑，什么事能瞒过你？以前你不也常去给二成家干活？村里人都夸你这嫂子当得好哩。

西冈的玉米熟了，大成和媳妇正在地里忙活，听见身后刺刺啦啦响，一回头，是二成和媳妇来帮忙了。二成锄玉米秆，媳妇掰玉米。

大成说，你们咋来了？你嫂子正和我说，干完这块地，去给你们家掰呢。你们又得打工，又得照顾孩子她婆，没时间！二成媳妇说，俺那块地玉米还没熟哩，先把咱这块地掰完再说。大成媳妇说，莲啊，地里有香蕉，你先去吃点儿。二成媳妇说，掰完了再吃！

冬天的阳光真好。妯娌俩又一起坐在院了，剥丝瓜，用丝瓜瓤做鞋垫。一个说，明年再种些丝瓜，又好看，又有用。一个说，嗯，没想到丝瓜老爬秧，明年种稀点儿，就不会挡着月亮门了。

人文历史

万安山沉思

□ 宋光耀

读《三国》时，有两件事，让我知道洛阳城南有座万安山。一是魏文帝射鹿。曹丕带曹叡狩猎万安山，遇到子母二鹿，曹丕射死母鹿，令曹叡射子鹿，曹叡不忍，泣哭。曹丕认为曹叡仁德，遂立曹叡为太子，就是后来的魏明帝。

二是曹魏政权归于司马氏的“高平陵事件”。明帝曹叡早薨，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幼主曹芳，后来曹爽夺了司马懿的兵权。嘉平元年，曹爽随魏主及文武大臣出城谒明帝陵，散猎万安山。正飞鹰走犬之际，司马懿在洛阳城发动政变，挟持太后，屯兵洛河北岸，守住吊桥，威逼曹爽交出兵权。从此，司马懿父子三人开始掌管曹魏政权。后来，就有了大晋代魏，三国归晋。

这个曾经的皇家猎场，现在已是一个绵延近15公里的山顶上的公园、云端里的公园，山势崔嵬，树木蔽翳，鲜花遍野，百鸟在头顶争鸣，祥云在身边萦绕，脚踏恍惚间，觉得自己已成了山中的神仙。

这里留下了太多名人的足迹，曹丕、曹叡来过；嵇康、阮籍来过；白居易来过；武则天来过；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邵雍、司马光等等鸿儒大咖也来过，并且，有些人一来就不想走了。

司马光来了，不走了，他的独乐园就在万安山脚下。这位在海中沉浮多年的“涑水先生”，准备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需要一个既幽静净心，又能激发灵感的所在，应该是费了一番周折后，选中了万安山这个最理想的地方。为完成这项烧脑烧心的浩瀚工程，万安山上留下了很多他的身影和足迹。如果去过万安山，再重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就能闻到书中万安山泥土和花草的芳香。

更多的人来了，却由于种种羁绊，不能安居于此，但把这里选为了百年后的吉地，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范文公就是如此。像他这样的宰相还有七位，依次是唐朝的姚崇、张锡、张说、裴遵庆、董晋、裴枢，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。万安山特意给他们修建了一个长廊，叫“八宰相长廊”，想必是方便他们在这里商议、决定国家大事吧。

八个宰相！我忽然会心一笑。洛阳人家有喜事待客，坐的都是八仙桌。这八个宰相正好坐满一桌，喝茶吃桌，还不耽误工谈唐宋的国家大事。

邙山被古人公认为是最佳的归宿之地，为什么魏明帝和这些满腹经纶的宰相们，都把吉地选在了万安山下？伫立在西边的观伊台上，望着不远处蜿蜒的伊水和龙门天阙；行走在山南高低起伏的棧道上，看着包围在青翠碧绿中的范园；徜徉在清静平坦的乐道上北望，一览河洛平原；在东边的祖师庙上俯瞰，山势就如虎踞龙盘。春赏百花争艳，秋眺层林尽染；冬观石林雪霁，夏看清澈水泉。

我老家在邙山之巔，距翠云峰只在咫尺，是“邙山远眺”最佳的观景处，从这里向南眺望栉比鳞次的万家灯火，感觉整个洛阳城就像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州大地上。在万安山的观景台上，晚上向北眺望，洛阳则是一泓海洋，壮观、宏阔、深邃、靓丽……还有1500多年帝都历史的神秘。

万安山，万事之安，万世之安。万安之山，你去过了吗？